



## 《犀牛丛书》出版说明

大作家们不乏煌煌巨制，也往往有珠玉似的短篇佳作，有些看似不经意之笔，却更见性情，自有其独特的认识价值和艺术魅力。在老诗人彭燕郊先生热心倡议和帮助下出版的这套小丛书，专收外国名作家及与名作家有关的散文、随笔、书简、传记、回忆录，从一个侧面满足读者的需求。

· 犀牛丛书 ·

爱 经

[古罗马] 奥维德 著

戴望舒 译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## 新 版 序

施 燕 序

《爱的艺术》(Ars Amatoria 今译《爱经》)是古罗马文学史上一部独特的书。它既被作为坏书，又被誉为天才的著作。作者奥维德的全名是波索利乌思·奥维提乌思·纳索(Publius Ovidius Naso)。公元前43年3月20日出生于离罗马城北九十英里的苏尔莫，现在称为苏尔莫纳。这是现在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山川清丽、风景幽美的地区。奥维德的父亲是一位富裕的山民，虽然不是贵族，论门第也属于

有清望的大家。

就在奥维德出生的那一年，罗马爆发了内战。久欠粮饷的饥饿的兵士起来暴动，杀死了两位元老，因此引起了统治阶层的政治斗争。内战延续了十年之久，成为罗马史上灾祸最残酷的年代。

幸福的家庭生活，使奥维德没有受到政治、社会动乱的影响。在十二岁的那年，他和比他大一岁的哥哥一起到罗马和雅典去求学。四、五年之后，兄弟二人都通过了文法学的考试。十七岁，学成了修辞学，这是罗马青少年教育的最后历程。当时最负盛名的两位学者，亚雷利乌思·傅思古思和包尔修·拉脱洛都是奥维德的业师。

按照罗马制度，一个青年人在完成正规教育以后，必须服兵役一年，然后可以担任政府公职。但是奥维德没有入伍，他和另一位青年诗人一起去作了一次“壮游”，这是对门第较高的青年的特许，可以游学来代替服兵役。他在希腊、小亚细亚、西西里岛等处漫游了三年，得到许多浪漫的遭遇和见闻，后来都成为他的诗料。

回到家里，他的哥哥已经病故，这使他不得不找一个正式工作以维护家声。最初，他当了警官之类的差使，他感到不乐意，辞职不干。接着去当了一阵子法官，也不乐意，又不干了。于是向家里宣称，他决定到首都去做作家。这使他的父亲很不愉快，但是还容忍着，希望他去成为一个散文家，将来可以当修辞学、逻辑学教授。可是奥维德却宣称自己要做一个诗人。他父亲大不高兴，训斥了他一顿，还说：“你即使成为荷马，也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鬼。”

为了获得一个青年诗人显然需要的社交生活和醉酒妇人的享乐，他来到首都罗马。运用他的美丽的辞藻和热烈的情感，他写了许多诗篇，呈献给各阶层的美貌女人，从名门闺秀、公主贵妇到歌伶名妓。过不多久，他的声名鹊起，罗马城中所有的女人都对他张臂欢迎。于是他先后写出了《情诗集》、《神与巨人的战争》、《女杰传》、《妇女美容剂》和《变形记》（有中文译本）等名篇，极为当时罗马士女所喜爱，因为这正是罗马的颓废时期，在酣歌恒舞、醉酒妇人的各级社会中，奥维德的诗是

投其所好的。

当时的罗马社会，正是新旧思潮矛盾尖锐的时期。旧派的清教徒要维护传统的道德、伦理，节俭的生活方式，得到家长、宗教和官方同意的婚姻关系，但新一代的青年却突破一切传统，要求生活的自由，恋爱的自由，以享乐为人生的目的。当时执政者奥古斯都（Augustus）的家庭，就是新旧两派斗争的中心。奥古斯都的妻子李薇亚（Livia）是严肃的保守派，她生活朴素俭约，重视传统道德，据说她穿的是自己织的羊毛衣。另一方面，奥古斯都的女儿，执政官兼舰队统帅亚格利巴的妻子茹丽亚，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新派女人。她爱好诗酒乐舞，左右簇拥着一群才情浪漫的青年男女。据说她穿的是从东方运来的丝绸，轻纱雾縠，有人指摘她和裸体没有什么不同。李薇亚的支持者有她的和前夫所生的儿子蒂贝里乌思（Tiberius）和一批元老，还有些著名女人，如诗人弗拉古思（Flaccus）和史学家李维（Livyus）。这个集团，人数虽然不多，但影响却不小。茹丽亚手下有广大的青年群众，包括诗人奥维德。他们奉她为盟主，托庇于她的权

势，在罗马城恣肆地过着享乐生活。奥古斯都在李薇亚和茱丽亚之间，依违不定，因为他自己对保守和革新，还是想不定该怎么办。

但是，由于李薇亚和谛贝利乌思的坚持，要采取措施，整顿风化，奥古斯都于公元前十八年颁布了几项法令，有《婚姻法》、《惩治淫乱法》等，总称为《茱丽亚法令》，这是对茱丽亚集团的警告。这些法令维护旧式婚姻的伦理基础，女儿和人私通，家长可以当场把奸夫淫妇处死。丈夫也可以处死有外遇的妻子。妻子不生儿子，可以离弃。不承认自由恋爱而未经家长同意的婚约。纵容或教唆他人有淫乱行为，与犯淫乱者同罪。这样，在青年人的爱情生活中，布下了重重荆棘和罗网。史学家费莱洛在《罗马兴衰史》中慨叹道：“从此，在爱神阿弗洛第特的领域中，建立了恐怖统治。”

公元前12年，茱丽亚的丈夫亚格利巴病故，李薇亚说服奥古斯都把茱丽亚嫁给自己的儿子谛贝利乌思。茱丽亚的浪漫行为暂时收敛了一下，但社会风气并未好转，青年人的奢侈享乐，稍微隐蔽而已。即使如此，也不长久，一二年间，茱丽亚故态复萌，放诞如故，恢复

了一切奢侈的风流生活。公元前6年，谛贝利乌思获任五年期的护民官，但他无力驾驭茹丽亚，又看不惯罗马社会的糜烂生活，一怒之下，取得奥古斯都的允许，住到罗特岛上去隐居了。

在谛贝利乌思退隐之后四年，即公元前2年，奥维德写出了《爱的艺术》，显然，这是对《茹丽亚法令》的公开对抗，但当时还没有被重视，虽然茹丽亚给他以肯定的赞赏。不久以后，茹丽亚手下有一个自由民费倍，受人教唆，揭发了茹丽亚许多荒淫行为，登时就掀起了一场大狱。按照自己颁布的法令，奥古斯都必须把自己的女儿判处死刑，经过了一阵子的暴怒和痛苦，他终于免了茹丽亚的死刑，把她流放到一个名为班达塔利亚的孤岛上。

四年以后，谛贝利乌思回到罗马，由于茹丽亚和亚格利巴生的两个儿子都死了，谛贝利乌思成为奥古斯都的首席亲信。从此，在他的支持下，那些保守的清教徒派的势力又抬头了。他们要对那些耽于声色的享乐派采取措施。茹丽亚的党羽，在茹丽亚倒台的时候，本来已大受打击，但他们不汲取教训，不久就结集在小



茹丽亚左右。小茹丽亚是茹丽亚的长女，非常象她的母亲，也是一个放诞风流的女人。她新近嫁给一个大贵族爱米利乌思·保罗思，但还是行为不检。清教徒派又揭发了她的淫乱事件，于是又掀起了一场风化案子。结果是小茹丽亚和她的情人西拉奴思一起免死，流放到一本署为特莱梅罗的荒岛上。有几个和此案牵涉的人，也同时被判了流刑，其中就有诗人奥维德。据说小茹丽亚和西拉奴思在月神祠堂幽会的事，奥维德是参与秘密的。因此，奥维德的罪状有两条：一是参与淫乱行为，一是写作诲淫诗篇。从此，奥维德的著作全被禁止，公共图书馆的藏本也一律销毁。奥维德被流放到寒冷的北方，多瑙河口的小城托米，公元18年死在那里，年寿60。在流放中，他写出了《哀愁集》和《爱药》，以表示忏悔。

《爱的艺术》全书三卷，第一卷《如何获得爱情》，第二卷《如何保持爱情》，第三卷《女人的良友》。第一、二卷从社会学、心理学基础上对青年男女指导如何处理爱情问题，第三卷专为妇女说法，他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、家庭地位，赞扬妇女的才智并不低于男子，鼓励妇女要更至

动地对待爱情生活。这些观点，在当时，事实上是很民主、很进步的，如果不是为了书中有许多色情的描写，歌颂纵欲的享乐，这三卷诗本来是严肃而纯正的，不至于被目为不道德的淫书。

《爱的艺术》，因为是禁书，故流传下来的古抄本很少。现在所存，仅牛津、巴黎、维也纳，各有一部。牛津本只有第一卷，巴黎本三卷俱全，还附有《爱药》全篇。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近代译本，都从巴黎本译出。有些译本将淫秽的诗篇保存拉丁原文，不予译出。这样，只有能读拉丁文的学者才能读懂，大大地限制了读者群。有些译本，完全删掉了猥亵部分。

这个中文译本是戴望舒从法文删节本译出的。三十年代初曾由上海水沫书店印行过，改名《爱经》，印数极少，流传不多。现在编入漓江出版社的“犀牛丛书”重新整理重印，不仅因为它是罗马文学史上的名著，也为了它反映了罗马颓废时期的社会现实。至于诗篇本卷，既删节了所谓不道德部分，便显出了其它的积极意义。

下面附录几段欧洲学者对本书的评论，以结束本文。

《爱的艺术》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最不道德的诗，但并不是最伤风败俗的诗。我们可以怀疑它对读者是否有严重的害处。”（英国马凯尔）

“《爱的艺术》是一本幽默的教育诗，辞藻和内容是非常淫艳的，但它表现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渊博的知识和精细的心理学。”（德国史学家杜菲尔和许华勃）

“《爱的艺术》的第一特点是幽默，因为它寓严肃的教育意义于轻浮的内容中。……而且它把罗马人的社会生活忠实地记录下来。”（德国向茨）

“奥维德非常讽刺地处理了他的题材。这部诗集完全是讽刺女人的。虽然不如茹汶那尔的《第六讽刺诗》的尖锐刻毒，效果却并不较小。”（英国罗马文学史家温文）

“《变形记》和《爱的艺术》都是有高度想象力的天才作品，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。正如《唐璜》是拜伦的最伟大的作品一样，《爱的艺术》是奥维德最伟大的作品。他运用韵律和辞藻的才能已达到了顶峰，他的观察力的生动、精细是无可比拟的。”（英国文评家麦考莱）

1987年9月28日

## 译者序

戴望舒

奥维德全名普布利斯·奥维德·纳索 (Publius Ovidius Naso 公元前43——公元18)，于纪元前四十三年生于苏尔摩，与贺拉斯、卡图鲁斯及维吉尔并称为罗马四大诗人。奥维德髫龄即善吟咏，方其负笈罗马学律时，即以诗集《情爱》为世瞩目。渐乃刻意为诗，秾艳瑰丽，开香奁诗之宗派。卡图鲁斯之后，一人而已。

至其生平，无足著录，惟曾流戍玄海之

滨，此则为其一生之大关键，《蓬都思书疏》及《哀愁集》即成于此。盖幽凉寂寞之生涯，实有助于诗情之要眇也。惟其流戍之由，亦莫能详，或谓其曾与奥古斯都大帝孙女茹丽亚有所爱恋，遂干帝怒，致蒙斥逐，顾无可征信，存疑而已。要之以作者之才华，处淫靡之时代，醇酒妇人，以送华年，殆至白发飘零，遂多百感苍凉之叹，亦固其所耳。奥维德著述甚富，有《爱经》、《爱药》、《月令篇》、《变形记》、《哀愁集》等各若干卷，均为古典文学之精髓。今兹所译《爱经》（*Ars Amatoria*）三卷，尤有名。前二卷成于纪元前一年，第三卷则问世稍后，然皆当其意气轩昂，风流飘举之时。以缤纷之辞藻，抒士女容悦之术，于恋爱心理，阐发无遗，而其引用古代神话故实，尤见渊博，故虽遣意狎褻，而无伤于典雅；读其书者，为之色飞魂动，而不陷于淫佚，文字之功，一至于此。吁，可赞矣！奥氏晚岁颇悔其少作，而于《爱经》尤其悔艾，因作《爱药》以为盖怒。顾和凝《红叶》之集，羡门《延露》之词，均以晚年收毁而愈为世珍；古今中外，如出一辙也。

诗不能译，而古诗尤不能译。然译者于此书，固甚珍视，遂发愿以散文译之，但求达情而已。至所据版本，则为昂利·包尔奈克(Henri Bornecque)教授纂定本，盖依巴黎图书馆藏十世纪抄本，及牛津图书馆藏九世纪抄本所校订者也。

1932年9月1日

## 目 录

新版序 .....	施蛰存
译者序 .....	戴望舒
第一卷 .....	( 1 )
第二卷 .....	( 47 )
第三卷 .....	( 90 )
重印后记 .....	彭燕郊(138)

# 第一卷



